

乡镇教育志的英秀

读《乌罗教育志》

张强胜

我在学校读书11年,从事教育14年,在其他地方和单位工作25年,许多书都不慎丢失了,而贵州、铜仁、松桃三部《教育志》却得以保存下来。教育志是我的珍藏家书,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纪念珍品。马年早春时节,有幸收悉崭新的《乌罗教育志》,弥补了我现有志书系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空白点,弥足珍贵。

志书是官书。《乌罗教育志》内容起源于明代,修志却起源于当代民间。两年前,主编无意间谈及,乡贤们便纷纷响应行动起来,其浩然之势出乎意料。有记忆的说故事,有史料的说故事,有图文的说故事,有感召力的奔走相告,有编写能力的欣然起笔,有查阅能力的多处查阅,有集资能力的多方集资……纷纷为《乌罗教育志》出谋划策,殚精竭虑。他们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不论民族,不分行业,不论远近,不论官民,也不管在职与退休,只要在原乌罗区七个公社——“一乡两镇”范围内生长、生活、工作过的,无一不积极响应献策出力。同心同德的乌罗情结,是这本教育专著得以尽快面世的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

当地领导重视教育,顺应民意,果断决策,毅然担当,或任《乌罗教育志》编委会主任,或奋勇作序,或以镇人民政府名义编辑,或积极申办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一切都显得责无旁贷。终于,变野史民稿为一方基层教育之官书,值得庆幸。

20多年前,我协助当时的行署领导联系方志工作,兼《铜仁年鉴》《政教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和副主编。读过《乌罗教育志》,自然产生一些随感和共鸣。方志是政府百科全书,要求内容面面俱到,机构人员齐全,按期出版年鉴,而作为一方基层教育的一部专业志书,搜集编写史料需要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专业性更强,但《乌罗教育志》却既无专职人员,亦不备行政组织能力,兼专业人才十分匮乏,足见其意义之非同一般。

本书忠实专业志书的基本属性,两序

角度不同,各有侧重:凡例精当,总述全面,内容丰富,环环相扣;后记补充拓展到位,画龙点睛,主编和编写人员情感真挚充沛。全书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

为编好这本教育志,编委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牢牢把握了三个重要环节。其一,力求“专志专责”,突出教育人、固本专业的志书特色。大事记中有少数属于县级层面的记载,乡镇是基础重在抓落实,不矛盾。其二,横排门类,纵述明朝乌罗置府六百多年来的教育史实:按建制儒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教育管理、捐助教育和教育人物等共十二个版块,横向分类,纵向按年代时序展开说明,整个志书的史实脉络和逻辑关系十分清晰和严密。其三,史料翔实,表册精细,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凡文凡图皆有出处,注解也力求言简意赅。

《乌罗教育志》别具匠心。特约文稿和乡土诗选各有千秋,作家、名师、前辈、专家之作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艺术性、趣味性和权威性。摄影作品异彩纷呈,琳琅满目,锦上添花,是一代又一代教育人不可磨灭的辉煌记忆。

年代久远,史料遗失,许多当事人见证人已撒手人寰,难能再考证志书的其他内容,不免挂一漏万。短时期内,该教育志的主干史料搜集编辑周全,数十万字沉甸甸,大开本精美装帧而成,难能可贵,值得礼赞。

存史资治教化,旨在启迪后人,与时俱进,开创未来。

《乌罗教育志》是贵州乡镇教育志的发端,亦堪英秀,翘楚。略古详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浓墨重彩。读过这部官书,一股具有浓郁、鲜明、标志性的为民修志气息扑面而来。马年图强,教育兴,人才兴,则乡村兴。相信读者一定会对历史悠久的黔东南府——乌罗大镇的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

『鸟事』里的烟火

读胡见宇诗集《绿皮书》

林汉筠

在中国诗歌中,写鸟的作品太多。杜甫写鸟,写的是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白居易写鸟,写的是诗人对动物的敬畏之心;王维写鸟,写鸟的禅心与禅趣;欧阳修写鸟,写个人境遇和追求。当拿到胡见宇诗集《绿皮书》(太白文艺出版社),看到那一首首关于鸟的生态诗作,林间莺的啼鸣、檐下燕的守候、笼中雀的陪伴,被他揉进了日常的烟火里,写出了暖得人心的平凡人生。让人看到一只只带着生活热气、飞到鲜活人心的鸟,在书里飞翔。

观鸟,是写鸟的真实功夫。诗人通过观察,以叙事和场景描写,赋予诗以沉静、扎实的现实感和生活感。哲学家一行在《诗艺四论》里指出,诗人的心灵有更宽广和成熟,这种“经验真实”就有更多辽阔和丰富。胡见宇通过观察发现,鸟的叫声都会带着烟火气。在《鸟隐入深林》一诗里,通过鸟声来反映生态自然:“鸟叼着晨曦飞来/大山睁开迷惘的眼/神情有一丝甜甜/伴着欢迎词”,极像小时候早起去山上捡柴,听见第一声鸟鸣时的感觉。不是什么“自然的颂歌”,就是新的一天要开始了,连大山都跟着精神起来。“树与竹之间有一种默契/安静地避让涌人的交响/溪水打印一份关于石头光滑的文字/吸色虾蟹敲响山里风情的诗/一切都是自然的回声”。这里的鸟叫就是“交响”里的一部分,跟溪水声、树叶声混在一起,是山里最平常的声音,“血脉里流动一片深情/托一个梦”,在他笔下,鸟声便成了能让人想起老家的“乡音”。在《快活林》一诗里,“健硕的晨风与我私语/与晨阳偷情的结果注定会盛开愉悦的花/是我曾经问过脚步/得到的答复与热闹的鸟鸣是一样的”,读着就像早上出去散步,听见鸟鸣觉得心情好,连脚步都跟着轻快起来。诗人把鸟鸣跟“愉悦的花”“健硕的晨风”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凑意象,还是想说心里的舒服劲儿:日子普通,可听见鸟叫,看见太阳,就觉得开心,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还有《洛阳山》里“燕窝屋檐守候的情怀/打动经过的风雨/还有心灵的阳光”,谁的童年没去过屋檐下的燕窝呢?看着燕子飞来飞去筑巢,看着小燕几张嘴要食,岁月好像都慢了下来。诗人把燕窝写成“守候的情怀”,不是矫情,是真的记得那种看着生灵长大的温暖,就像记得妈妈在屋檐下晒衣服的样子,都是心里最深处的回忆。

听鸟,是诗人与鸟之间达成的默契。孟浩然在《鸟鸣涧》中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千古名句。作为一个素人写作者,胡见宇通过与鸟对话,把自然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在《空山听雨》里,“云在天边跌撞出一串

彩虹/惊落了山头的鸟/它们在情的最深处打点一路芳华”多可爱的想象啊,就像咱们看见好看的风光,会忍不住跟身边人说,“云在天边跌撞出一串彩虹”,诗人觉得鸟也会被彩虹惊艳,还会在彩虹下整理羽毛。这种设身处地的写法,写出人世间的温度。《看看苍苔绿》更是将听鸟的细节描绘得让人入化。“竹林里的小鸟告诉小院的主人/远方来客是诗与远方”,更像老家的日常:没有电话通知,听见院外的鸟叫得欢,就知道可能有亲戚要来,连鸟都成了“通讯员”,跟炊烟、溪水一起,凑成了迎春的热闹。在鸟语中,感受着生活满满的甜。“春天里邻家小芳飞落我的阳台/她是跟着艾草的香味来的/言语委婉而含蓄/贴在窗台也传达了久远的心口”(《搬进鸟的眼睛》),诗人借鸟的眼睛开启其独特生命的观照,用鸟鸟看春日,凭鸟眼窥人间,每一个回眸都裹着温柔,每一份深情都沾着自然的鲜活。

“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而是鸟鸣时的宁静。”这是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诗作《世事沧桑话鸣鸟》里的一句话,我总认为这是读鸟的最高境界。所谓读鸟,就是读出人与鸟和谐共生,通过符合情理原则,写出诗作的“真实效果”。胡见宇主张诗歌创作生活化,要把最真的情绪摊在纸上,让人一看就想起某参与其中的故事。如《送别》,他将鸟进行了“代入”,让乡村爱情故事,通过鸟来解读和传达。“鸟在一旁见证我的初吻/而你塞给我那双手工缝制的袜底/就是一封无字的情书/沿着袜底那些清晰的脉络/我明白了阳光与蜜蜂活着的意义”。鸟,虽然是一个“旁观者”,跟老槐树、田埂一样,是乡土爱情里最真实的背景板,但鸟的旁观,真实又可信地反映出那一刻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一只笼子去寻找一只鸟》诗中,他用生活的语言解读刚到家的鸟,将鸟融入家中。“家似乎多了许多喜悦与生机/不速之客成了这个家的网红”。写将鸟回归自然,“笼子与主人流出了泪水/他们都在寻找鸟的灵魂”,这份难过不是装的,是实实在在的牵挂,就像丢了一件陪了很久的旧物,心里空落落的,那种阅尽沧桑之后的宁静慰藉,也随着鸟声的清鸣像泉水一样汩汩冒将出来。

胡见宇是一个专注于生态写作的诗人。他的笔下,是自然生态的细腻观照,是对草木鸟兽和谐共生的讴歌,是将“生态美学”用静观、用倾听、用解读、用触摸,来变成摸得到、闻得见的生命本身。

《绿皮书》于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蓄素》,是我在黔东南首见的一部书法艺术集。重点包括书写体验、写事言说、书友评说及名家集评等四个章节,具体汇集安天富渐臻成熟的临创作品、碑拓题跋、个人书艺感悟和鉴赏文章,以及书友的观照审视、当代书法名家点评等;其中书作古拙高雅,文章轻快简洁,内容多元宏富,全面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书法造诣、独特的艺术风格、儒雅的人格魅力和豁达的品性修养。

就安天富的书路历程和书艺风格而言,其从小受外公影响开始,到较早师承贵州名家闵思源,和在复旦大学进修书法深得全国名家沃兴华精心指点,以及在兰亭书法学院又获曾翔、洪厚甜、陈海良等名师点拨,不断塑造了他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在书艺取法上,安天富以“二王”为基,广泛汲取古代砖文、墓志、金文、石刻、写经韵,且在大胆吸纳民间书风的基础上,经过日积月累精钻细研,敲打磕念,自我风格逐渐形成,其各体皆涉,主以行草,并驾篆隶,以厚见长,风格沉厚古拙、奇中寓正、拙中见巧,尤其是于行草书,氤氲着古拙、碑版、造像、砖文的意趣,笔墨线条间浸润着浓浓的朴拙元素,表现出了奔放洒脱、灵动俊逸和潇洒自如特质,整体书风灵智机敏、风姿诡谲、老辣奇崛、浑厚跌宕,颇具个性精神、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对文字的敬畏,是学习书法的必需基本素质。《蓄素》于序言即开宗明义,表明书法研习必须窥见文字的庄严肃穆,神圣巍然,并致以严肃与庄重。在具体书写创作中,作者认为必须唤醒对汉字的尊重,把每一次创作都看成是对汉字图景进行的一次酣畅淋漓的事业。我们知道,面对任何需要从事的事业,没有尊重就没有热爱、没有敬畏,就会轻浮恣狂。安天富深明此理,他说,汉字在我每次过目的读物上确认过眼神,有的还在我眼睛上粘上了影子。由此可见,安天富有着对汉字深入骨髓的赤诚,始终怀着对汉字的谨慎,从而完成一次次次的灵肉互动。大凡言行严谨之人,莫不立根于敬畏。南宋理学大成者朱熹“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中庸注》);清代文学家王永彬“立身之道何穷,只得一敬字,便事事皆整”(《围炉夜话》);晚清名臣曾国藩“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诫子书》),等等,莫不告诫我们要始终秉持敬畏之心。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态度端正,才会全身心投入,学书尤当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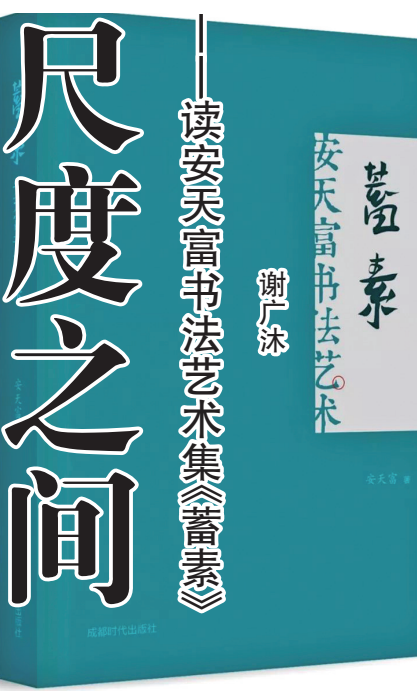
研习书法艺术必须要具备综合文化素养。安天富将此理念始终贯穿于书艺追求之中。尚要将书艺上升至艺术范畴,那就少不了综合文化素养锻造出来的丰厚才情。这一点,从其于苏轼《梅花帖》《寒食帖》等作品的形象生动诠释,到尊崇张怀瓘《书议》的“兼文墨”,及对黔东南书法前辈王峙苍先生的笔墨文韵解读,均体现了书艺研习必须有着对综合文化修养的高度重视。“好的书法作品必须有文字的思想、诗词的意境、绘画的构图、舞蹈的韵律、音乐的节奏、体式的完美。”这里,安天富指出书法作品不是单一的美的呈现,它需要诗词歌赋、绘画、舞蹈及音乐等诸多艺术元素融汇,以彰显作品的高品质。正如王充所言,“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论衡·超奇》)。文章如书,无书无异,因而在书法艺术上要想走得更远,必“广观文圃,泛览群书”,以致才情丰满,才能传导艺术真正的文化品性。

“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传达”(《托尔斯泰传》)。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如一首诗、一幅画,要充满感情色彩,或慷慨激越,或温婉婉转,或哀婉缠绵,书因情生,情因物感,这是创作过程的起点,安天富对此极有己见。“书法创作是一种抒情,更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寻觅过程,倘若在笔墨和自我体验中不能陶醉和沉浸,也就不能进入。”试观诸多习书者,重在因形而造型,其线条墨韵、章法布局,显得很生硬刻板,虽精镂细刻,无非依附他人之势,而无己之魂神。究其原因,情意缺乏而已。“书家在笔歌墨舞之间,流淌着人的情思,美的书法作品必定是线条墨韵的生命化和人生的形态化”而当今书法偏重于笔墨效果,却淡化了“抒情达意”这一本质。“书法表现,是由作者主题情感作用于笔墨,使点画的粗细、刚柔、方圆、浓淡、疾徐等组合变化,达到作品里呈现出情感所生发的节奏气韵”,这些都强调创作必要掺杂个人情怀。朱光潜在《谈美》中,也指出书法是可以表现性格和情趣的,认为在书法名家作品里面能感到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无疑说明了在书法创作中必然有创作者情感的宣泄倾注。

书法的自然属性是书法真正回归理性,回归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的最好表现形式。书法不能脱离自然而走向刻意雕镂,它需要造化自然的绰约风姿,安天富在书法的研习中对此深有体悟。“自然精神的内化是书法艺术的辩证统一,这样的统一使得自然与精神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生发出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安天富在对张维庆艺术的评说中,对张维庆书作表现的纯真自然情愫极为赞赏,“自然之趣是其作品的主要气象,通篇行云流水,色空自然,偏倚相

的灵性之舞,把我们引入顺逆一视、欣戚两忘的禅意境界”“张先生常常把字体形式与手中的笔墨技巧完全墨化,使作品达到妙造自然、妙趣横生的境界,提高了作品的视觉效果。”正如古希腊流行的一句文艺信条,“艺术模仿自然”,在模仿自然、营造自然、顺应自然的转化过程中,安天富达到了“我”与自然的相互融合,“我”为自然,自然为“我”,在“天人合一”中用自然的书写姿态,表达自然情态,体现自然情趣。

在艺术道路上,实践催生理论,理论升华实践,并藉此提高艺术创作水平,提升艺术欣赏境界。在书法创作实践中,必要有丰富的书法理论知识,潜移默化地消融诸家书写理念,把他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书写心得,才能形成自我风格。对此,安天富不仅志于临创实践,还不断归纳书艺感悟,并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观。他强调,“没有理论支撑的艺术活动是盲目的,长期不接受理论的滋养,艺术作品会有贫血的风险”“要



看到书法的宝藏,必须掘到深处,书法学习之路要走得更远,还得有理论缺失的焦虑”,安天富以自己的学书切身体会,看到了书法理论知识蓄积的重要性。从《蓄素》中阅读安天富的鉴赏文章,及其风格各异的临创作品,彰显了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积累磨练。正如刘勰“括囊杂处,功在铗外,官商未紫,随势各配”(《文心雕龙·定势》),只有广泛学习,略其芜秽,会集精英,将扎实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方致安天富“艺术作品才不会贫血”效果,才使书法作品更具内涵、更具新境界。

任何艺术的学习和创作,传统经典的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书法尤其如此。安天富在《蓄素》中,专门谈了要加强传统书法学习,认为书写要显现正大气象,应在经典碑帖上下功夫,有体现传统这个原生物的基本特征。安天富还以自己作品为例,在书作主题、选择书体、尺幅大小、章法处理等体现传统元素方面,给予了很好的示范。他指出,好的书作品质,要坚持“技法服从经典”,即在传达个性的同时,要求章法上传统的幅式表现等要一如既往地承袭。从《蓄素》中安天富展示的作品看,他的审美取向朴茂古拙,流淌着汉碑的金石气韵,说明其对古典书作营养精华的善于吸纳。同时,安天富在承接传统时,也并未忽视对今人名家的学习,比如对当代书法名家沃兴华、鲁大东等的学习,这便是例证,做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戏为六绝句》)。当然,我们在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上,还要注意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把握好继承传统、弘扬经典的标准和尺度。

“人们希望自己成为最完美的人,并在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中看到至善至美”(尼采《我的心灵咒语》)。对于书法学习,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达到至善至美,不过,坚毅的自我批判精神必不可少。也就是说,要写好书法,必须敢于尖锐、无情且深刻的自我批判,适时地进行自视、自审和自省,安天富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书法作品经历的第一流程,应该是自我批判”“不断面对镜子扇自己耳光,有时须不妨扇重一点,痛彻心灵,总是面对镜子自我欣赏,常常会进入孤芳自赏盲目肯定的误区。”从安天富话语中,充分表明其对于书法学习“内视”的看重。其实,在学习上的自我检视、反省,《老子·道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典论·论文》)又思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以及孔子“一日三省吾身”等,均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因而,只有坚持自我反思,刀刃向内,有着正视自己问题的自觉性,才能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

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犹如一篇经典文章,必须实现思想性和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如何看待书法作品的思想性,安天富在论及他的书法观时解释道,思想性就是要理解他的文化品性。他认为,作品的思想性与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对书法美学精神的理解有关,借鉴美学思想是借助书法这一表现形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理解,这方面加以儒道释的中庸、平和、无为、自然

的思想,便是书法最好的价值体现。显然,安天富将书法学习创作已上升至哲学化观念,由此我们也发现一些看上去装饰精美赫然入目的作品,在稍作品玩之间,会发觉寡淡无味的原因所在了。实际上,书法作品如孔子之于诗的兴、观、群、怨,也应具有“感发意志”的感染力,从中或“考见得失”,或得到自我灵魂塑造。也还如荀子之语意,即赠人、观人、听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美于黼黻文章,乐于钟鼓琴瑟,这就是文必载道,书当明道,“道”就是思想性。

“灵感,是天才的女神”,这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对创作灵感的感觉。善于通过知识积淀迸发灵感,捕捉灵感和发挥灵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灵感是山穷水尽时的柳暗花明,是彷徨无措时的迷津顿现,是百炼成钢后的凤凰涅槃,有了灵感就有了神来之笔。安天富很重视灵感对于书法创作的作用,指出灵感就是“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他说,要获得灵感,就必须不断的临摹中,多动脑筋,总结规律,持之以恒,做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才会经量质之变引发灵感。这与朱光潜用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灵感的阐释是一致的。朱光潜认为,“灵感”就是杜甫所言的“神”,“读书破万卷”是功夫,所以说灵感是从功夫中出来的,即没有天长日久的足够功夫,很难有灵感涌现。清代袁守定对获得灵感也有精准描述:“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占毕丛考》)。

艺术的创作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主旋律,展现时代精神,这是作为艺术家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的使命担当。安天富在《蓄素》中,明确提出当代书法要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展现书法具有时代特征的正大气象和恢弘气势。确实,我们不能因艺术而艺术,把艺术纯粹化,而在艺术的道路,树立立足时代、立足世界的文艺观,展现宏大的胸襟和气度,满怀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出彰显时代审美旨趣、传播时代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安天富的临创作品及其书评文章,都力求表现砥砺前行、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时代特征、时代韵味,这点是值得肯定的,而黔东南已故作家、书法家袁景波对安天富在笔法、字法、墨法、章法所体现时代特点、时代精神也极认同。其实,古代的文艺理论同样强调作品的时代特性,如刘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等,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安天富不仅擅于书法,其文章也谓佳作,先后在《贵州书报》《梵净山》《铜仁文艺》等刊物发表多篇书画评介文章,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他的理论修为。《蓄素》中收录的《王峙苍先生书艺的人文性》《墨舞现在时》《义路金石明晓窗》《秋天的意义》等文章,其中有对黔东南这块土地上书法后起之秀的鞭策鼓励,书法前辈的书艺赏析,书家作品的品鉴把玩,见解之新颖,视角之准确,说理之透彻,观点之精妙,充分体现安天富的书法见识、文学才华。如《许义明先生书艺论评》一文,其人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从文化意义、传统追溯、自然法则、技道相进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许义明先生书艺的精辟鉴赏,其较为博识的书法理论、毓秀的文学才情,可管中窥豹。

当然,安天富的书艺、文学造诣是毋庸置疑的,而其艺术情怀、品德修养也佳令人景仰。安天富作为书法、文章俱佳的梵净文化人,她始终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始终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和作品效果有机融合,可以讲真正做到了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的统一,确实是很难得,而且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日常文墨生活中。如在黔东南青年书家刘泽坤、吴泽良、姚为等的书法书评中,言之凿凿,态度恳切,既言其长,又指其短,展现了安天富对黔东南书坛后起之秀寄予的殷切期望和厚爱,更体现了弘扬文化的责任担当和无私的博爱胸怀。同时,安天富是一个谦虚温恭富有涵养的人,其以《蓄素》为书名,应该说彰显了他个人的艺术品、德行等崇素养,也是其对自己的“低调”定位,蕴含其文素、书素、品素的高洁情愫,确切地说就是他的文章素洁、书作素净、品性素淡,与其交往,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风轻云淡、清菊雅兰的韵味。

天道酬勤,春华秋实,安天富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多方肯定。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全国公安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楷书委员会副主任,贵州政协书画院特聘书法家;铜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铜仁市第二批市管专家,铜仁市第一批“梵净文艺人才”。囿于自身见识,我对《蓄素》的拜读中或仅获毫末,尚有许多亮点留待诸位读者品鉴,如在技法操练、瓶颈突破,乃至章法结构等方面,将为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释疑解惑中拨开书写迷雾。诚如安天富所言,“对于书法的研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书法虽然是修身养性的高雅趣好,但不可能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一切皆过往,醒便可重生”,寥寥之语,意味深长。